文艺搭起连心桥

鲁喀携手，打通公共文化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



□孜外尔古丽 本报记者 王建武 文/图

为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，持续丰富基层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，深化鲁喀文化交流，打通公共文化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近日，鲁喀文艺志愿联合惠民演出走进新疆疏勒县红色演艺中心，为各族群众送上一场温情满满的文化盛宴。

本次演出依托鲁喀山海协作文化联动平台，集结两地文艺志愿服务骨干力量，坚持以文惠民、以文润心。演出紧贴基层群众文化需求，融合山东、喀什两地特色文化元素，用鲜活生动的艺术形式搭建沟通桥梁，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、直达群众。

观众帕提麦·努尔艾合麦提激动地说：“今天的节目十分精彩，每一位上台表演的哥哥姐姐和叔叔阿姨都很厉害。他们在台上认真表演，自信大方，动作整齐，热情洋溢。看完这次表演，我非常佩服大家。我知道精彩的节目背后都是大家辛苦排练、坚持努力的结果。今后我要以他们为榜样，勇敢展示自己，不怕吃苦、踏实工作，努力成为更加自信优秀的人。”

观众曾家艳说：“非常感谢鲁喀两地的文艺工作者带来的精彩表演，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。一个个节目展现了齐鲁大地的风采，优美的歌声、动人的舞姿拉近了两地人民的心。祝愿鲁喀友谊长存，也希望以后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精彩的节目。”

现场暖意融融、掌声不断，是文艺浸润人心的生动体现。这场跨越山海的文艺相聚，以艺术为纽带搭建鲁喀文化互动桥梁，各族群众在共赏文艺节目中增进了解、凝聚共识，在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中厚植同心同向、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。

著名唢呐演奏家王彬林表示，特别荣幸也特别温暖，能参加此次鲁喀文艺志愿联合惠民演出，把文艺表演送到乡村百姓身边。“近距离地看到大家的笑容，觉得特别有意义，这也是文艺志愿最珍贵的价值。”

此次鲁喀文艺志愿联合惠民演出，是两地深化文化交流的有益实践，也是疏勒县推进乡村文化振兴、完善基层公共文化供给的务实举措。下一步，鲁喀两地将持续深化文艺联动协作，策划推出更多接地气、有温度的惠民文化活动，以文艺赋能乡村振兴，以文化凝聚民心，持续绘就鲁喀同心、共促发展的美好画卷。

老手艺焕新生

自贡市沿滩区黄市草编，从农家副业变身特色文创产品

□钟子彦 黄黎 本报记者 王建武 文/图

一把菁扇，经纬之间藏着百年手艺；一缕灯芯草，指尖编织盐都烟火。在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黄市镇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市草编技艺代代传承，经过守艺人创新打磨，现已形成“菁扇”“黄市”“菁貜”三大品牌矩阵，“菁扇”从农家副业变身特色文创产品，让老手艺焕发新生，走出沿滩、远销海内外。

走进黄市草编非遗工坊，空气中飘着灯芯草独有的清香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桃正和村民围坐在一起，演示“捡二压二”编织技法。分拣、晾晒、染色、起底、编织、收边……一把菁扇全靠手工，一根细软的灯芯草在手中反复穿插缠绕，疏密有致，慢慢成型。

黄市草编最早以灯芯草草帽为主，曾是当地群众重要的增收门路。随着时代变迁，传统草帽市场萎缩，这门手艺一度濒临失传。第四代传承人郭桃返乡深耕，在母亲、第三代传承人陈德书的带领下，守正创新，在传统圆扇基础上，研发扇形菁扇，改良编织工艺，把熊猫、太阳神鸟、盐文化等本土元素融入扇面设计。其中，菁扇太阳神鸟款荣获天府文创人围奖，菁扇六角星熊猫竹子款斩获天府文创产品铜奖；菁扇品牌还在2023年拿下四川省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铜奖。天然质朴的草扇由此变成兼具实用性、观赏性的文创好物，拿下数百项专利与版权。

“菁扇不只是纳凉的扇子，更是带着沿滩印记的文化礼品。”郭桃介绍，菁扇凭借原创设计与手工温度，兼具实用价值与收藏属性，接连收获行业认可。

10月31日，在农产品国家品牌推介暨“天府粮仓”品牌之夜活动中，第十二届四川农博会深受欢迎农产品及品牌名单正式发布，草帽菁扇成功入围深受欢迎农产品名单。依托电商平台，菁扇连同草编包、草编灯罩等系列产品销往全国各地，出口海外，带动周边上千名村民居家灵活就业，实现家门口增收。

一根小草，织就大产业。近年来，沿滩区持续做好非遗保护传承文章，深挖本土非遗资源，搭建工坊、培训、销售平台，推动非遗和文旅、电商深度融合，让藏在乡间的老技艺活起来、火起来。小小的菁扇，既是沿滩非遗传承的生动缩影，也是黄市镇以特色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。

下一步，沿滩区将持续扶持黄市草编产业，丰富菁扇文创品类，拓宽展示展销渠道，讲好沿滩非遗故事，让更多人认识菁扇、爱上菁扇，让传统手艺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彩。

海棠无恙 东坡有诗

刘友洪

东坡与海棠的渊源，并不是一句“他有浓浓的海棠情结”所能概括的。

东坡曾借用杜甫旅居成都四年，却不曾为蜀中海棠赋诗的典故，解释自己为何没有赠字给营中女子李琪。据《春渚纪闻》记载：东坡在黄州时，每逢宴集，常常乘兴挥毫，不吝将笔墨赠予旁人。营中侍宴的女子，若是求扇面、题衣带，他也时有应允。有个叫李琪的女子聪慧知书，东坡也常常对她多有好感，却始终没有给她留下墨迹。等到东坡将要调任汝州，众人设宴饯行，酒酣之际，李琪捧着酒杯上前拜请，拿出领巾求他题字。东坡打量她许久，让李琪研墨。墨磨浓后，他提笔写下：“东坡五载黄州住，何事无言及李琪？”写完便放下笔，袖手和宾客说笑。在座众人议论，这两句词句平实，而且没有写完，不知用意何在。宴席快要结束时，李琪再次叩拜请求续句。东坡大笑：“差点忘了收尾。”接着提笔续写：“却似西川杜工部，海棠虽好不留诗。”满座宾客纷纷叫好，尽兴而散。

在苏东坡生活的年代，巴蜀一带海棠广植。仅成都一地，金谷园、燕王宫、碧鸡坊以及锦江两岸，都栽种着大片海棠。南宋诗人陆游有诗云：“成都海棠十万株，繁华盛丽天下无。”东坡曾数次到成都，却没有留下吟咏海棠的诗篇。

嘉祐四年（1059年），东坡与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及全家老小沿岷江、长江顺流而下，走水路取道京城开封。一路上，父子三人以诗唱和，留下诗作173首，汇为《南行集》。遗憾的是，三苏父子均无一诗吟咏海棠。要知道，三苏父子途经之地随处可见广植的海棠，还游历了独具魅力、被誉为“海棠香国”的嘉州（现四川乐山）和昌州（今重庆大足、永川、荣昌一带）。

这似乎是东坡在用他的前半生说，我亦西川杜工部，海棠虽好不留诗。

这是东坡留给后世的一道谜。

经考证，东坡写海棠的诗有8首，词1首，文2篇。第一首诗是《寓居定惠院之东，杂花满山，有海棠一株，土人不知贵也》。此诗作于东坡贬谪黄州的第一年，即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。

那一年，初到黄州的东坡郁闷、烦躁、痛苦。他整日枯坐江边，以石击水，聊以打发孤寂时光。一日，在定惠院之东的小山岗上，一株盛开着花朵的树木，映入东坡眼帘。

那树形，那花容，那神韵，东坡似曾相识。难道是它？东坡有点不敢相信自己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再凝神细看，果然是家乡的海棠。

这令东坡又惊又喜！

满树繁花静静绽放，如同漫漫长夜里，来自故乡的一点星光，这样的相逢，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?!

东坡睁大双眼，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抹来自家乡的温暖亮色，阴云密布的内心渐渐敞亮起来。

诗意如一粒海棠种子，不经意间就在东坡的心里生根、发芽。他不顾友人劝告，当即吟成长诗一首。

先生说，我闲来无事，随意走走，竟想不到，在这荒僻之地，杂花丛中，与家乡珍物邂逅：“忽逢绝艳照衰朽，叹息无言揩病目。”

海棠呀，你从哪里来？你是从我的家乡巴蜀来的吧？“陋邦何处得此花？无乃好事移西蜀。”

海棠呀，你是怎么来到黄州的呢？是鸟儿把你衔来的吗？“寸根千里不易到，衔子飞来定鸿鹄。”

海棠呀，你是冥冥之中对我的暗示吧？“也知造物有深意，故遣佳人在空谷。”

面对这份来自家乡的慰藉，东坡终于敞露心扉：“天涯流落俱可念，为饮一尊歌此曲。”一个“俱”字，东坡把海棠，与自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。

这首诗，见证了东坡的苦闷，也见证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影响。也可以说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东坡抵达黄州之后，才写下了有关海棠的诗作。

东坡自三十三岁离开故乡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但他并未真正脱离故乡，或者说，他只是肉体的脱离，在精神上，他不断从故乡的土壤中汲取养分。譬如眼前的海棠，即使前半生未从它身上获取，今天，直至未来，也要从它身上吸个够！

东坡获得朝廷“量移”离开黄州，拖着贬谪之躯来到宜兴，邵民瞻等友人不惧连累，热情相待。在邵氏陪同下，东坡买田置地，在宜兴安了家。东坡似乎觉得其他东西都无法表达他对邵氏的感激，唯有海棠——这个可以与故乡画等号的名花，才具此功能。故而，东坡在邵氏庭院，亲手栽下一株海棠，并手书“天远堂”匾额相赠。

邵氏庭院的这株海棠，以其顽强的生命力，抵御台风，抵抗烈火，抵御时间对生命的侵蚀；走过春夏秋冬，走过风雨雷电，走过宋元明清直至今天——它就是如今宜兴东坡海棠园的那一株，每年春天，鲜花盛开。

这株海棠，既是东坡的乡愁，也是先生坚韧不屈、达观向上的生命指征。是东坡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历久弥新。

（作者系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）

舒家渡 或时间的渡口

许永强

我与浪漫无缘。这话是妻子说的，说了还不止一次。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很简单：上下班，辅导女儿作业，剩下的时间，我几乎都“钉”在电脑桌旁，敲击文字。文字是我的营生，也是我的沉默。

时至初秋，温江的天气忽然温柔下来。妻子发来一个链接，附了一句：你该出去走走了。打开链接，标题很抢眼：温江最浪漫的小镇——和盛。我向来对这类标题心存戒备，但那几天秋阳正好，又恰逢周末，我想，那就去逛逛。地铁转公交，再步行一程，将近一个小时，到了和盛。

说来惭愧，在温江住了近十年，我对四周的场镇却知之甚少。人对身边之地的漠视，大约是一种普遍现象。温江有川西坝子独具的松弛：河网密布，花木遍野，城市与田园紧紧相依。新城的繁华之外，还藏着几座原汁原味的老场镇。城区西北方向大约十公里处，杨柳河缓缓流淌，河畔静卧着这座百年老场镇。老一辈人不太说“和盛”这个名字，他们说：舒家渡。

刚到场镇口，我问路的时候，遇到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。她穿一件素色衬衫，外套一件蓝色的长衣，袖口卷着，胳膊下夹着几本作业本，一问才知，是镇上小学的老师。听了我的来意，她笑了，说你算问对人了，正好顺路，我带你走一段。

于是这一路上，她成了我的向导。她讲得眉飞色舞：哪家的豆腐脑三十年没换过味道，哪条街的梧桐最先黄，老茶馆的老虎灶几点生火。讲这些的时候，她不像在介绍景点，倒像在念叨一个不听话又讨人喜欢的弟弟，每说一样，都要先“哼”一声，再笑起来。她说，要了解和盛，得先去舒家渡。这名字从她嘴里说出来，带着一种笃定的亲昵，像在说一位自家长辈。我问她：“那‘和盛’两个字又是怎么来的？”她想了想，说老辈人传下来一句话，是个好彩头，具体怎么讲，她也说不清了，“要不你回来查查县志。”到了岔路口，她摆摆手走了，走两步又回头喊了一句：“茶馆里头莫要坐门口，坐天井边！”我竟忘了问她的名字，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。一个上午的萍水相逢，就此散在风里。

进镇之前，先走了一段温玉路。数十年的梧桐树在半空织成一条浓密的长廊，秋阳从枝叶缝隙间漏下来，洒了一地碎金。此刻路上人少，光斑缓缓移动，仿佛时间放慢了脚步。

进了镇子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奇特的分裂感。这里隔天赶场：单号赶场时，整条街像被掀了起来，吵嚷喧腾；双号它又安静得像一只午后的猫，趴在石阶上晒太阳。我到时正好是双号，又在心里想象着单号的样子。听人说，赶场的清晨最先到的是吆喝声，天还没亮，摊位就沿大桐街、烈士街一路铺开。青菜还挂着露水，红皮萝卜堆成小山，莴笋、芹菜、金花菜沿青石旧街次第摆开。最有味道的，是那些守着“一丈天地”的老行当：修鞋的、配钥匙的、弹棉花的、拔火罐的、理发的、修钟表的、缝衣的，各自占着一方小小的位置，老手艺人端坐摊前，一针一线，一锤一钉。这些手艺在别处正快速消失，在这里却还固执地活着，像老屋里不肯搬走的旧家具。

大桐街、烈士街、兴盛街还保留着典型的川西穿斗式木构瓦房。我喜欢逛这样的老街。房子歪歪斜斜，木纹斑驳，却给人一种难得的踏实感，仿佛那些木头还在呼吸，还在替住过它们的一代代人记得一些事情。很多民居是“前店后居”的格局，穿堂进深很长，后院里种着花草。人在这样的房子里，心一下就静下来了。

老街深处，有一座始建于1916年的舒家渡老茶馆，至今还用着老名字。一走进去，先看见百年古木，然后是老虎灶、铜壶、密密匝匝的竹椅。一碗盖碗茶，茶客可选三块或五块的，能坐一下午。

我要了一碗茶，记着姑娘的话，挑了张靠天井的竹椅坐下。烧水的中年妇女提着长嘴铜壶，从老虎灶那边慢慢踱过来，滚水冲进盖碗，茶叶翻一个身，又沉下去。她添完水，回到灶边坐下，跟邻座的老主顾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菜价、孩子的成绩，声音低下去，又浮上来。竹椅不时吱呀一声，像翻了个身，又眯着了。檐口的光斑从桌腿爬到青砖上，又慢慢爬远。有个老者趴在桌上打盹，茶盖半掩着碗口，一丝水汽也不肯跑。我什么也没想，什么也没记，就那么坐着。水是滚的，日子是慢的。我竟有点不舍得喝完，喝完了，好像就得起身走了。茶凉到一半，我才明白那位姑娘说的“了解和盛”，也许不是要看什么，而是要这样坐一坐。恍惚间想起妻子那句“我与浪漫无缘”，此刻倒觉得，她说得也对也不对，至少这碗三块钱的茶，比任何精心安排的浪漫都更接近浪漫。

镇上另一样活着的传统，是味道。听那位姑娘说起，镇上的酱园厂就在前头，我便循着路去了。还没到大门口，就先闻见了空气里发酵的微酸与豆香。断断续续有顾客拎着空瓶进来，守门的师傅指一指柜台，顾客便熟门熟路地过去了。柜台边，一位姑娘正忙着招呼人，桌上支着手机，屏幕上是还没发出去的推文，酱缸配着一句“晒足一百八十天”。见我在门口张望，她热情地招手：“进来嘛，我带你转转。”聊了两句才知道，她是厂长的亲侄女，从学校毕业就回了镇上，在叔叔手下管着公众号和网上的铺子，拍照、写文案、回订单，一人包干。“叔叔们守缸，我守手机。”她说得轻巧。

她领我穿过厂区，一路讲当年郑、彭两家的酱园如何在这镇上起家，如何在缸边守了半辈子。露天晒场上，近百口老酱缸排开，缸盖掀起又盖上，让阳光进去，时间进去。淋出来的酱油叫“滴窝油”，质浓色鲜，如今已列入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她推文里的照片，也大多是在这片晒场上拍的。“城里人就爱看这个，缸摆得越旧，他们越买账。”门口又有顾客拎着空瓶来了，她小跑过去，回头冲我一笑。

站在那片晒场边上，看那些顾客心甘情愿拎着瓶子一趟趟地来，我忽然明白了：人们买的不是酱油，而是被时间郑重对待过的东西。还有老字号的孙氏手工糕点，以及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的酱园和醋坊，都一样，都是时间的手艺。

但和盛给我的触动，不止于这些可以嗅到、尝到的旧日子，还有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。我从田埂上走过，一低头，就与四千年打了个照面。所谓历史，从来不在远方，就在脚下。

烈士街原名“麻扎街”，街的中段，立着一座川西剿匪殉国烈士纪念碑。碑有九米多高，立在与它差不多高的闹市中间，倒显得四周更喧闹了。我在碑前站了一会儿。卖菜收摊回来的老人把空筐捆在背篓上，经过时朝碑那边略偏了偏头，算是打了个招呼，又赶着回家烧饭。杨柳河水日夜流淌，从未干涸。

老街南端，还有一座陈公馆，建于民国年间，三进式合院，中西合璧，主人陈吉三，据说早年家贫，卖过油糕，发迹之后在火神庙旧址上办起了和盛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。如今屋顶的青瓦落了大半，野草从台阶缝里挤出来。我站在门外望进去：正对大门的天井还在，四水归堂，风从三进的穿堂里过，在天井里兜一个圈，发出低低的、空空的回声。我忽然想到，当年这回声里裹着的，该是放学孩子的笑闹、堂屋里的茶话、雨打青瓦的声浪；如今人散屋空，天井却还替这座院子收着声音，一天一天，原样奉还。街上老一辈人还在讲陈吉三的故事，讲的时候语气里还有几分敬意。房子塌了，故事还立着；声音走光了，回声还在。

公馆门外，杨柳河不远处，就是舒家渡水坝。清乾隆年间建起的安阜桥，让渡口退出了历史；如今坝上的仿古廊桥，又被列为成都市历史建筑。牌匾上“舒家渡”三个字清晰依旧。渡口没了，渡口还在。它渡的早已不是人的脚，而是人的记忆。

镇上的人告诉我，和盛正在建影视产业园，摄影棚一排排立起来了，短剧、广告、影视剧陆续开拍。我听了，忍不住想：等剧组的灯亮起来，那些守着“一丈天地”的老手艺人，会不会被请去“还原”他们本来就在过着的日子？好在这样的担心，眼下还只是担心。何况这个镇子其实早就“上网”了。酱园的姑娘把老酱缸拍进推文，城里人看得津津有味，可缸还是那口缸，日头还是那个日头。走在老街上，赶场的日子照旧隔天轮转，酱缸照旧在晒场里慢慢呼吸。我于是更愿意相信，这个镇子的底气，不在于它接下来要扮演什么，而在于它从来不打算扮演什么。它就是自己的样子：单号喧腾，双号安静，酱油在缸里慢慢发酵，碑石在街角静静站立。

回程的公交上，我给妻子发了条消息：今天没白走。她回了个问号。我想了想，没有解释。一个从不制造浪漫的人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老场镇，被一位不知姓名的乡村教师带了一段路，她临走还惦记着我该坐茶馆的哪张椅子；在酱园厂又被一位守着手机和酱缸的姑娘领着转了一阵，看了一回被她的镜头拍进推文里的日头；最后被四千年前的一块石斧硌了一下心。这些相遇，总是来不及留地址。好在酱油店的地址是留得下的。我找出家里那只空瓶，洗净，晾在窗台上，等下一场秋阳。

到家后我翻了地方志，终于查到那位姑娘没说清的那句话。老辈人给这座场镇起名“和盛”，取的是四个字：和融盛隆。一群普通人对一片土地最朴素的期许，不过如此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本报地址：成都市锣锅巷122号 邮政编码：610017 电话：(028) 86786115(编辑部) 86754267(广告发行部) 传真：(028)86754267 订阅：全国各地邮局(所) 广告许可证：川工商广字0306号 每份3元 全年订价：318元 成都日报锦观印务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：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桦彩路9号